

“城市自然”的再发现： 论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

马 特

内容提要：随着西方学界中城市生态批评的复兴，此前未受重视的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成为研究其生态意识的重要文本。斯奈德的城市书写以消解城市/自然二元对立为线索，致力于重新发现城市自然及其内在价值。城市自然深刻影响了斯奈德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促使他以后现代城市空间为舞台，在流域意识的关照下平等看待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培养出一种扎根于本地城市环境的地方感，在第一社区中探寻实现生态栖息的方法。

关键词：加里·斯奈德 后现代叙事 城市生态批评 城市自然 第一社区

中图分类号：I712; 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8)02-0147-11

基金项目：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2017000020124G150);中央财经大学青年教师发展基金(QJJ1722)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1

DOI:10.16430/j.cnki.fl.2018.02.016

Title: Rediscovering Urban Nature: Gary Snyder's Postmodern Urban Narratives

Abstract: With the renaissance of urban ecocriticism in the western academia, Gary Snyder's postmodern urban narratives, which have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become significant for scholars to interpret hi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Snyder's urban writings concentrate on dissolving the dualism between nature and city, attempting to rediscover urban nature and its inherent values. Urban nature exerts a deep influence on Snyder's bioregional thoughts, leading him to orient his thinking toward watershed consciousness, to develop a sense of place based on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to seek ways to inhabit ecologically within the first kind of community.

Keywords: Gary Snyder, postmodern narratives, urban ecocriticism, urban nature, the first kind of community

Author: Ma Te,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Email: mate_cufe@163.com

美国当代作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被誉为深层生态学桂冠诗人,也是引领环境保护运动进入美国主流文化的核心人物。斯奈德的作品“复杂地交织了各种知识与经验”(Murphy, “Complexity Integration” 98),其广袤的涉及面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国内外生态批评学界对斯奈德作品的研究持续升温,主要集中在对其自然书写、生态诗学思想以及与儒释道文化的对比研究等(Msalmi; Wankhade; Murphy; Nayak; 耿纪永)。其中,对斯奈德生态思想的研究虽然已经较为成熟,但依然存在一块有待开发的空白之地,那就是少有生态批评学者关注的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实际上,斯奈德虽然常年居于乡野,却并非一位反城市的作家。相反,后现代城市空间是斯奈德作品中反复论及的母题,城市空间的生态维度更是经常被斯奈德研究者所忽略。^①

随着西方生态批评学界出现的“城市”转向,城市生态批评^②开始复苏,以往作为生态批评研究“盲点”甚至“禁地”的城市空间再次受到批评者的关注,这也为我们重新解读斯奈德的城市书写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以弥补目前相关研究的不足,从而更加全面地审视斯奈德的生态主张。斯奈德作为“垮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传统的垮掉派诗人有着极大差别。如果说,其他垮掉派诗人的作品和主张以破坏性成分居多,那么斯奈德的作品实际上则更多地是建设性的尝试(赵毅衡 73)。他以“后现代城市的缩影”(Vormann 87)洛杉矶为文本,积极地在城市化视域之内寻求野性自然的存在,探寻在后现代城市环境中建构地方感和实现生态栖息的方法。

一、“来自土壤和岩石”:后现代城市空间

后现代城市空间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绝大多部分人口聚居的场所。城市中人口密度大,文明化程度高,充斥着光怪陆离的人造产物,可谓是人类对原始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的典型产物。表面看来,以荒野为代表的自然环境与象征了人类文明的城市空间似乎大相径庭。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属于宏观环境的一部分。纳什(Roderick F. Nash)曾将环境比喻为一个在荒野与文明的两极范围之内波动的光谱(spectrum),当刻度偏向荒野一方时,人类的干涉便不那么频繁;反过来,当刻度更加靠近文明一侧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便明显增强了(6-7)。因此,不论是朴素的荒野自然,还是人造的城市空间,都是在同一个范围内波动的环境类型。即便自然环境中有个别的人造产物存在,也并不会损害其作为自然环境的属性,只不过会使该环境在整体上更靠近文明的一端而已。换言之,自然既可以是荒野的同义词,也可以指代城市中的某个公园。都市、城镇、乡村、公园、森林等各种环境类型之间并无“绝对”的区别,只是荒野或文明的“强度”不同而已。

在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中,消解荒野/文明以及自然/城市之间的界限是一条重

^① 例如,在《“森林垮掉派”与“都市梭罗”》一书中,作者也只是将斯奈德列入“森林垮掉派”,并没有探究斯奈德作为“都市梭罗”的可能性(Phillips)。

^② 城市生态批评的概念最初出现在1999年本内特(Michael Bennett)和蒂格(David W. Teague)编著的《城市的自然:生态批评与城市环境》(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一书中,但当时并未得到生态批评学界的足够重视。直至2013年之后,西方学界的城市生态批评研究才再次出现复兴的迹象。2016年12月,欧洲生态批评重要阵地Ecozon@: European Journal of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杂志出版了《城市生态批评》特刊。

要的书写线索。后现代生态学主张解构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这种划分将自然看作是相对于文明的“他者”,是对自然的妖魔化和压迫(Giblett 16)。在自然书作家和当代生态批评学者的著作中,这一点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可以说,其中号召人们重新审视自然、发掘自然之美的论断比比皆是。然而,却很少有人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要解构城市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否也要从城市的角度出发,重思城市是否被刻画为相对于自然的“他者”,城市是否在文学作品中被妖魔化和被压迫了呢?在这一点上,斯奈德的城市书写做了一些阐释。在收录于《真正的工作》(*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and Talks, 1964-1979*)的一次访谈中,斯奈德指出,城市中的人们也许会发出诸如“到森林中去”这样的感叹,而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他认为,人们应当“把视野放得更宽”(113)。斯奈德强调,“无论农田、郊区还是城市,都属于同样的大地……从来都不是非自然的”(Practice of the Wild 101),并主张人们抛掉这些所谓的“二元对立”(Bartlett 173)。去除任何形式的中心化,平等对待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这才是斯奈德眼中的“真正的工作”。

长期以来,由于城市/自然的二元对立思想的主导地位,城市自然(urban nature)的概念一直被人们视作一种“冒险的矛盾修辞”(oxymoron; Rozelle 109)。“城市中是否有自然存在”这一看似明显的问题,在文学界却始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对城市自然的再发现,既是斯奈德试图在城市书写中解决的问题,也是其城市生态意识的建构基础。他将自己对自然的歌颂延续到城市空间内,呼吁人们关注城市自然的存在,打破认知层面上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长期隔阂。1974年出版的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中收录了《夜鹭》(“Night Herons”)一诗,这也是斯奈德本人最喜欢的诗作之一。在这首诗中,斯奈德生动地描绘了作为城市的洛杉矶的“自然性”(naturalness; *Real Work* 91),将目光投向了洛杉矶的“水泵站”:

夜鹭在柏木中筑巢
就在洛杉矶的
水泵站旁
高耸的烟囱
在水边:
在发生
地震。以及停电时。蒸汽涡轮泵
把咸水送入
城市的静脉
主要管道(*Turtle Island* 35)

在极具城市文明印迹的洛杉矶梅森堡中心码头畔的“水泵站”中,生活着一群“在柏木中筑巢”的“夜鹭”。水泵站的“高耸的烟囱”矗立在“水边”,一件人造产物——“蒸汽涡轮泵”——将自然界的“咸水”化为蒸汽,注入“城市的静脉”,如血液一般支持着城市的运行。换言之,城市不再是与自然对立的另一极,而是一个由自然元素支撑存在的城市,一个具有

生命力的鲜活的实体。在这里,城市的生存不仅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而且受到自然界的剧烈变化——如自然灾害——的影响。在诗中,水泵站便是在1960年洛杉矶大地震后为了备用水压而修建的。

水作为城市的血液,是柔软的,变化的,具有可塑性。后现代城市的生存正是依赖于地理结构、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夜鹭》中,斯奈德写道:“一支被废弃衰落的军队。/一座烂锈的岛屿监狱/周围振翅飞翔的/是真实从未遗忘的/令人眩晕的/神般的鸟儿”(Turtle Island 35)。如果没有鸟儿的存在,水泵站一带就只是“一座烂锈的岛屿监狱”,缺乏灵气;正是那些拍着翅膀飞翔在水泵周围的“神般的鸟儿”给这里带来了活力,“是真相从未遗忘的”。在斯奈德的笔下,运动着的夜鹭是神圣的,相比于周边废弃萧条、转瞬即逝的人造环境——如军事基地、联邦监狱、水泵站——夜鹭似乎是不朽的。在诗中,夜鹭也是叙述者本人的化身,二者都曾经离开过城市喧哗的港湾,但最终依然选择了城市作为自己的栖居地。作为自然世界的象征,夜鹭蕴含着荒野的气息,并且将这些气息延伸到“管道和车道”“下水道”和“净化处理厂”(36)中,打破了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Gray 278)。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奈德笔下,城市自然不是朴素自然的遗留物,也不是失去自然性的异化了的非人存在。城市自然在城市中的存在不是委曲求全的,而是充满“欢乐”的。在“常新的可爱的黎明”到来之时,自然的气息顺延着“城市的边缘”进入城市空间,早早地在天空中弥漫开来,成为城市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的自然形式。

在《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强调荒野的文化意义时,将荒野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他指出,“荒野从来不是一种具有同样来源和构造的原材料。它是极其多样的,因而,由它而产生的最后成品也是多种多样的”(178)。在斯奈德的笔下,洛杉矶和纽约等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便是这些“多种多样的”成品的代表。收录在《留在雨中》(Left Out in the Rain: New Poems, 1947-1985)中的《来自土壤和岩石》(“Out of the Soil and Rock”)一诗,是斯奈德早期以纽约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在这首诗中,斯奈德谱写了一首“城市与街道的音乐”(8)。他宣称,这些飘扬于城市与街道的音乐的来源是城市自然,即“来自土壤和岩石”。城市之乐灵感源于四季的变换,如“万物生长的春季”和“万物凋零的冬季”,而“寒冷与雨水”和“尘土与阳光”则构成了其中的音符,将“城市烟雾和建筑钢材”与城市自然整合为一体,是一首面向“未来”的“超越边缘”的乐曲。此外,城市自然不仅是构成后现代城市的重要元素,也成为城市居民本身的一部分。正如斯奈德在《来自土壤和岩石》一诗中指出,城市的自然之歌已经深深渗透到城市居民的体内,人们“将那音乐/纳入了体内”。在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极为亲密、不分彼此的,原因在于人类恰恰是由自然元素构成的,是由“盐、碳、氮、水构成的生物”。可以说,在斯奈德笔下,后现代城市空间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居民都是大自然孕育而出的“成品”,都“来自土壤和岩石”。

这种对文明与自然之间二元对立的解构,不仅有利于人们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也促使人们关注人类文明中带有的那一抹“绿色”。斯奈德认为,无论是荒野自然中,还是城市空间内,都有着“野性自然”的存在。城市作为一种受人类文明影响十分明显的环境类型,其中有着大量的人造空间,如大楼的垂直空间、街道的移动空间等。在这些人造空间中,都

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自然维度。斯奈德曾对此解释道，“能量网络中奇异而复杂的生物，依循荒野系统的生存法则，栖息在城市土壤肥沃的偏僻之处”（*Practice of the Wild* 15）。只有更好地了解城市中的自然，才能更好地建设自然中的城市，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正如城市研究学者斯伯恩（Anne W. Spirn）指出，“看到城市自然的存在只是一个观察力的问题”（29）。换言之，即使是高度文明化的城市空间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具有“野性”的生物，这一点也是讨论一切城市生态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在《荒野实践》（*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Essays by Gary Snyder*）一书中，斯奈德刻画了各种各样栖居在城市中的野生生物，如在后门廊活动的鹿鼠、穿越高速公路的野鹿、公园里嬉戏的鸽子、角落里织网的蜘蛛、游轮油漆间里的蟋蟀、空地和铁路边的耐寒花叶、一队队坚忍生存的浣熊、滋生在沃土与酸奶里的各种细菌等。在《三世，三界，六道》（“Three Worlds, Three Realms, Six Road”）中，斯奈德则详细记录了在西雅图、波特兰、洛杉矶等美国城市中与各种动植物的日常接触。例如，《西雅图附近的那些事儿》（“Things To Do Around Seattle”）一诗便这样记录了城市自然：

听电线杆嗡嗡作响
 抓束带蛇。弄断蜥蜴的尾巴；
 骑车去华盛顿湖，捉浑身是泥的小鱼儿。
 剥开浆果鹃树的旧皮，去观察干净的红色新皮
 擦去手上的冷杉树脂
 在大学区慈善商店的后边读书。
 在铁轨下方的普吉湾里游泳
 挖蛤蜊
 乘卡拉卡拉号渡轮去布雷默顿
 在美术馆旁的水塔上眺望康斯坦斯山
 伍德兰动物园的软糖冰淇淋，老鹰和骆驼。（*Mountains and Rivers* 25）

嗡嗡作响的电线杆、铁路轨道、美术馆旁的水塔、动物园等都是典型的城市建筑；与这些人造产物相映成章的，是城市中的各类自然生物。无论是动物类，如束带蛇、蜥蜴、小鱼、蛤蜊、老鹰、骆驼，还是植物类——如浆果鹃树等——都是城市中人与自然接触的重要途径。同样地，在《旧金山附近的那些事儿》（“Things to Do Around San Francisco”）一诗中，斯奈德描写了在“荣军美术馆旁捕捉岩石间的鳗鱼。/……对水上公园兴趣盎然——海鸥偷吃了当诱饵的沙丁鱼 /……海滩上的旋转木马，直达悬崖房屋的山道，海狮和游客——洪水冲蚀的古道 /……在植物园里寻找梧桐树”（*Mountains and Rivers* 25）等，无一不是人们可以在旧金山城区与自然相遇的方法。自然侵入了城市空间的每一个角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在人的身体内部也有自然生物的痕迹，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种真菌、苔藓、霉菌、酵母菌等等”（*Practice of the Wild* 14），这些都是斯奈德发现的或生长在人类生活环境周围，或存在于人类体内的生物。

除了上文所说的静态空间中存在的城市自然，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相遇与碰撞也体现在

动态的移动过程中。在斯奈德的作品中,城市自然的存在方式十分多样,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在高速公路旅行中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快速切换。这一点也与洛杉矶当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在洛杉矶,高速公路是一种重要的交通手段,因为在这里“汽车移动的速度正适宜欣赏景色;步行则十分无趣”(Giovannini 144)。在创作后期,斯奈德曾再次创作了一首同样名为《夜鹭》(“Night Herons”)的诗歌。在这首诗中,斯奈德实验了新的写作方法。他首先以一小段散文开篇,讲述了自己在高速公路上发现夜鹭的故事:“在普塔溪边茂密的橡树丛中。从太阳底下走出,进入树荫里开阔的低地——从树丛里飞出了不起眼的小鸟。”在橡树交织的枝桠中,夜鹭便隐藏在“树叶的阴影中”。之后,斯奈德将文体由散文转换为诗歌:“开车行驶在东80号高速,在布莱特弯桥上/横跨萨克拉门托河/迎着路过的大卡车带来的风,/想到了夜鹭/在那树叶的宫殿里,树荫深处,池塘旁边”(Danger on Peaks 88)。将两首《夜鹭》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发表于1974年的《夜鹭》一诗着重描绘的是同一个地点内——即水泵站周边——人与自然的碰撞,而后者所关注的则是两个地点之间的移动,是在高速路上旅行时的所见所闻。正在开车的叙述者在跨越河流上方的桥梁时,“想到了夜鹭”,在想象的世界中体验到一种崇高的愉悦感,与城市自然进行了“亲密的接触”(Practice of the Wild 94)。通过观察和想象,叙述者与城市自然相遇并互动,彰显出城市中自然环境的价值,建构起人类世界与非人世界共同构成的城市环境。

在《洛杉矶盆地的夜曲》(“Night Song of the Los Angeles Basin”)一诗中,斯奈德进一步讨论了这种在高速公路上与自然存在接触的情景。不同于《夜鹭》,《洛杉矶盆地的夜曲》这首诗以城市的夜景为背景,展现出一系列在野生动物和高速公路之间切换的意象。最先出现的是自然意象,即鸣叫着的“猫头鹰”和空中飘洒的“花粉”,而这些自然事物的所在地并非荒野自然,而是诗人在后面紧接着交代的“令人炫目的交缠的光线/交叉的亮灯道路”(Mountains and Rivers 64-66)。布依尔(Lawrence Buell)认为,在斯奈德的城市想象中,洛杉矶既拥有工业道路如“交叉的亮灯道路”式的高速公路交通,也拥有非人类建造的道路如“囊鼠挖的弯弯曲曲的地道”。在这两种道路的交织中,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开始和平地瓦解,叙述者也将视线从高速公路转向河流,迎来“城市中自然的再次复苏”(124)。虽然公路路况曲折而复杂,但诗人并没有表现出厌烦,而是将熙熙攘攘的车水马龙称为“车的书法”。在斑驳的光影下露出的是“高速公路的/花环”“草地上老鼠留下的痕迹”和“土拨鼠生活的岩石坡”。无论是诗中写到的蜥蜴、老鼠、老鹰和猫头鹰,还是“高速路上/夜之光的书法”,都是城市夜间图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斯奈德在《洛杉矶盆地的夜曲》一诗的后半部还描写了被人类改造的自然景观——洛杉矶的城市运河。在斯奈德的眼中,洛杉矶与河流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绿色城市设计的核心原则有关。他主张重视河流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认为河流和地下河是城市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斯奈德的城市书写就是这样在城市中探寻着自然的维度,又在自然中刻画着城市的运行。城市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除荒野自然之外的另一种与自然接触的途径,对城市自然的再发现也深深影响了斯奈德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帮助他更好地在后现代城市中建构起基于地方(place)的归属感。

二、“第一社区”：生物区域主义的城市建构

生物区域主义运动(bioregionalism)是美国环境运动的重要分支之一,其核心概念“生物区域”(bioregion)主张“通过生物成分、流域边界、土地类型以及文化现象等特征来划分”(雷毅 101)生物居住的地方,重新思考实现可持续生存的方式(Fike and Kerr 22-27)。在生态批评研究中,学者大多将生物区域主义运动与自然书写相结合进行分析(Lindholdt 121-37),却很少关注城市作家在这一领域内的贡献——尽管生物区域主义运动本身与城市空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①。其中,斯奈德作为生物区域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学界对斯奈德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的研究也一直忽略了他书写城市的作品(Kowalewski 29-46)。实际上,在经过对城市自然的深入再思考之后,城市维度已经成为斯奈德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中极为重要的范畴。斯奈德在论述生物区域意识时曾反复提出,生物区域主义意识不仅适用于乡村和郊区,同样也适用于城市环境,进而主张探讨城市、郊区、乡村和荒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性。

一般而言,在谈及城市建设时,人们往往会将之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相联系。斯奈德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立足于城市空间,超越了这种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在《神话与文本》(*Myths and Texts*)中,他便消解了城市建设和森林砍伐这两种行为之间的二元关系:“洛杉矶 2×4s/ 是西雅图周边的森林: / 有的人杀戮,有的人建造,一座房子, / 一片森林,毁坏或养育”(4)。从第一印象来看,为了建设城市似乎必然会砍伐和摧毁森林。而在诗中,斯奈德在描写洛杉矶的城市建设过程时,将对森林的改造分为了“毁坏或养育”两类;也就是说,斯奈德是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城市建设中的生态变化的,而不是将城市与自然作为对立的两极。城市的成长可能会伴随森林的砍伐,也可能出现森林的养育,这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这种充满了辩证式智慧的生态意识,不再束缚于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是斯奈德的城市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这种辩证式思想的关照下,斯奈德的生物区域主义思想超越了简单的城市/自然的划分。他主张,人们应当像重视乡野的生态系统一样,对城市生态系统予以同样的关注:“人们可以在任何一种环境中学习并深入接触野生系统——从城市空间到大型的甜菜农场都可以。鸟儿在迁徙,野生植物在伺机侵入……凌晨两点,浣熊轻步走过十字路口,苗木试图分辨出它们的身份。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欢乐的、根本的知识”(Place in Space 233)。诚如斯奈德指出,无论是乡下的甜菜农场,还是繁华的现代都市,都可以是人们深入学习和体验原生生态系统的“地方”(place)。在这些不同的生态社区中,人们可以目睹各种生物的生存状态,获得斯奈德最看重的关于生态世界的“令人激动的、欢乐的、根本的知识”。

斯奈德用“地方”这一概念取代了人造空间与荒野自然的二元划分范畴,将“地方”看作一个复杂的自然与文化的构成物,强调用多元的、联系的眼光来理解地方的概念,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单一的地点。他认为,无论是城市空间还是荒野自然中,生物区域主义运

^① 生物区域主义运动不同于传统的荒野保护运动,它实际上非常关注万物之间的关联性和城市生态环境,在原则上承认城市网络作为地区历史和文化一部分的重要性。因此,生物区域主义既重视大型的宏观生态系统,也关注小型的基于地方的有机社区,是美国环境运动中最关注城市生态问题的流派之一,但是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

动“不仅仅是一个乡村运动”，而是可以在所有的“地方”中发生(Meltzer 148)。在斯奈德看来，生物区域主义运动主张“恢复城市邻里生活关系”和“绿化城市”，指出“我们所有人都能自由地穿梭于多个领域，包括灌溉区、固体废物处理区、长途代码地区等”(Practice of the Wild 43)。换言之，人们应当注重本地生存环境中的生态细节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人类作为世界上各种存在(being)中的一员，始终无法脱离其所生存的环境。城市环境作为后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的栖居地，对人们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建构和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地方感正是斯奈德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核心概念(Gatlin 3-20)。斯奈德倡导人们从多角度理解地方的概念，尤其是城市空间中地方意识的培养，因为从思想和意识层面开始忽视城市是极其危险的(Hillman 169)。

此前，人们对生物区域主义的讨论往往都犯下了这样“忽视城市”的错误。实际上，城市自然不仅是生物区域主义运动重要的基本意象，而且也在斯奈德建构城市地方感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一点在斯奈德的“流域意识”(watershed consciousness)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走进流域》(“Coming into the Watershed”)一文中，斯奈德这样阐述了自己关于流域的观点：“从山顶极小的小河到涌向低洼地的大河干流，河流就是一个地方和一个大地。……水循环包括泉水和井水，山脉的积雪融水，灌溉沟渠，洗车水，以及春季的三文鱼洄游。池塘里的雨蛙和啄木鸟正在交谈。流域超越了有序/无序的二元对立，流域的形式既是自由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在流域内繁衍生存的生物共同构成了第一社区”(the first kind of community; Place in Space 229-30)。布依尔认为，这段话堪称斯奈德对“流域”的概念所下的一个完整而理性的“非教科书式的定义”(Buell 248)。斯奈德在文中着重强调了水循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影响，而这一水循环不仅限于天然形成的湖泊、泉水、池塘等自然环境，也包括人工开凿的沟渠、运河、深井等，甚至连人们洗车用的水也被囊括在内。关于这一点，环境哲学学者曾进行过类似的讨论，反问“城市中的水究竟有多么‘城市化’？”(Sheppard and Light 232)也就是说，尽管很多城市的水源存在着污染或滥用的现象，但它们是否完全不同于所谓“淳朴的”自然界中的水源，或者说是与之毫无关联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经过全球范围内的水循环，全世界的水源实际上是共享的，即天下水总归一源也。因此，即使是完全未经污染的湖泊底部的水最终也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城市的某个池塘，乃至厨房的水槽之中。可以说，这与人们看待自然的传统观点有着较大的差异。

因此，在此意义上，人们实际上无法将水区分为“城市中的水”和“自然中的水”两类；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看似对立，实则总归一体，这也是斯奈德的“流域意识”想要表达的观点。斯奈德认为，河流“超越了有序/无序的二元对立，流域的形式既是自由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换言之，各种形式的水源都可以孕育生命，都可以形成斯奈德所说的“第一社区”。斯奈德所说的“第一社区”，与利奥波德所描述的人类与非人存在和谐共处的“生物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 194)十分类似。斯奈德的“第一社区”概念强调，所有的活动或生命形式都是依赖于共享的水源而存在的，它们平等对待共享的各种水源。相比于对景观设计中某个空间位置的关注，“第一社区”更重视空间内相互作用的过程，化解了人们关于后现代城市空间中生物区域边界的争议。

在后现代城市中，建立地方感的另一个障碍是城市人造空间具有一定的雷同性。例

如,有的城市研究理论家认为,现代城市中的人造建筑——如连锁店——似乎让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共享同一张面孔,大大削弱了不同地区城市空间的独特性(Kunstler 56)。城市人造空间的雷同感有时会让人们丧失了地方感与归属感,让人感觉自己似乎不属于“任何地方”。然而,这里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无论人造建筑怎样的千篇一律,城市自然都会基于当地气候与地理条件而展现出不可磨灭的独特特征。自然环境的殊异性可以增加城市空间的多样性,这一点正是建立地方感的重要条件,也是斯奈德所主张的生物区域主义的关键内容。生物区域主义提出,人们应当以河流、地质、气候或植被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国家或州的政治边界为标准,来界定的某一地点的可持续生存状况。这种标准要求人们能够“理解地方的含义”(Sale 42),其中既包括当地的自然特征,也包括适应当地的“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自然地形而形成的人类文化(和)社会经济情况”。在理解“地方”的基础之上,城市自然经验能够进一步激起人们的环境意识与责任感,使“自我的界限自然而然地变得宽松”,最终将人和宇宙中各种“存在与流动”联系在一起(Lyon 15)。也就是说,对某一处环境的敬畏之情最终也会促成对宏观环境整体的更大关怀,这也是一种立足于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的视角。

此外,斯奈德的城市生态意识还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在城市化视域内对城市人口的族裔多元化趋势进行了回应。斯奈德在作品中常将河流看做一个迷你的地球村,主张平等地对待各种文化形式(Buell 257)。比如,他以加利福尼亚的中央山谷地区(The Great Central Valley)为例,指出“生物区域”可以将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甚至是对立背景的人们连为一体,超越环境种族主义和文化差异的局限。生物区域“不会偏向英美人而歧视西班牙人或日本人或苗族人”,只要是“选择遵循法则的,心怀感恩的,使用工具的,愿意学习歌谣”的人,都是可以受到欢迎的(*Place in Space* 234)。斯奈德就是这样以城市自然作为纽带,连结起生活在本地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促使人们在后现代城市语境中更好地认知自然,增强人们对本地生活环境的归属感,重新建构起在后现代城市空间中的地方意识,走向生态栖息之路。

斯奈德是一位当代作家,也是现今仍在不停变化的城市环境的见证者。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城市逐渐成熟和定型,然而日益成熟的城市却依旧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和归属感缺失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凸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环境哲学家赛申思(George Sessions)曾说,斯奈德是“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人”(365),这种后现代精神也贯穿着斯奈德的城市叙事。在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书写中,“真正的工作”是消解自然与城市之间的界限,核心则是重新审视此前人们忽视的城市自然及其内在价值,辩证地看待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生态变化,和平而生态地建构第一社区。在城市化进程白热化的今天,斯奈德的后现代城市叙事既是对城市环境危机的回应,也是在城市空间中对生态栖息的积极探寻。□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Bartlett, Lee. "Interview with Gary Snyder." *Conversations with Gary Snyder*. Ed. David S. Calonne.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2017. 63-69.

- Bennett, Michael, and David W. Teague, eds. *The Nature of Cities: Ecocriticism and Urban Environments*. Tucson: U of Arizona P, 1999.
- Buell, Lawrence.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 Fike, Michelle, and Sarah Kerr. "Making the Links: Why Bioregionalism Needs Ecofeminism." *Alternatives* 21.2 (1995): 22-27.
- Gatlin, Jill. "The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of Interactivity in Gary Snyder's Urban Literary Ecology." *Toward a Literary Ecology: Places and Spac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d. Karen E. Waldron and Rob Friedman. Lanham: Scarecrow, 2013. 3-20.
- Giblett, Rodney James. *People and Places of Nature and Culture*. Chicago: Intellect, 2011.
- Giovannini, Joseph. "I Love New York and L. A., To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1 Sept. 1983. 144.
- Gray, Timothy. *Gary Snyder and the Pacific Rim: Creating Countercultural Community*. Iowa City: U of Iowa P, 2006.
- Hillman, James. *Blue Fi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9.
- Kowalewski, Michael. "Bioregional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New Approaches to the Field*. Ed. David Jordan. New York: Gale, 1994. 29-46.
- Kunstler, James Howard. *Geography of Nowher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merica's Man-Made Landscap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 Lindholdt, Paul. "Literary Activism and the Bioregional Agend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3.2 (1996): 121-37.
- Lyon, Thomas J. "An Ethic of Place." *Reclaiming the Native Home of Hope: Community, Ecology, and the American West*. Ed. Robert B. Keiter. Salt Lake City: U of Utah P, 1998. 15-33.
- Meltzer, David. *San Francisco Beat: Talking with the Poet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2001.
- Msalmi, Manel. *Material Ecocriticism in Joy Harjo and Gary Snyder's Selected Poems*. Berlin: LAP, 2015.
- Murphy, Patrick D. "Complexity Integration, Ecocritical Analysis, and Gary Snyder Studie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30.2 (2017): 93-100.
- . "Spatiality, Temporality, and Inhabitation: Gary Snyder's Great Un-American Non-epic." *The Scholastic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5 (2014): 1-10.
- Nash, Roderick F.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Fifth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P, 2014.
- Nayak, Raghavendra. "Green Comes out of the Ground: An Ecocritical Perspective in Gary Snyder's *Myth & Texts*." *IJELLH* 3.4 (2015): 653-65.
- Phillips, Rod. "Forest Beatniks" and "Urban Thoreaus." *Gary Snyder, Jack Kerouac, Lew Welch, and Michael McClure*. New York: P. Lang, 2000.
- Rozelle, Lee. "Ecocritical City: Modernist Reactions to Urban Environments in *Miss Lonelyhearts* and *Paterso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48.1 (2002): 100-15.
- Sale, Kirkpatrick. *Dwellers in the Land: The Bioregional Vision*. Athens: U of Georgia P, 2000.
- Sessions, George. "Gary Snyder: Post-modern Man." *Gary Snyder: Dimensions of a Life*. Ed. J. Halper.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1991. 365-70.
- Sheppard, James W., and Andrew Light. "Rolston On Urban Environments." *Nature, Value, Duty: Life on Earth with Holmes Rolston, III*. Ed. Christopher J. Preston and Wayne Ouderkirk.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221-36.

- Snyder, Gary. *Danger on Peaks*. Washington, D.C.: Shoemaker Hoard, 2004.
- *Left Out in the Rain: New Poems, 1947-1985*. New York: North Point, 1986.
- *Mountains and Rivers Without End*. Berkeley: Counterpoint, 1996.
- *Myths and Texts*. New York: Totem, 1960.
- *A Place in Space: Ethics, Aesthetics, and Watersheds*. Washington, D.C.: Counterpoint, 1995.
- *The Practice of the Wild: Essays by Gary Snyder*. San Francisco: North Point, 1990.
- *The Real Work: Interviews and Talks, 1964-1979*.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0.
- *Turtle Island*.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4.
- Spirn, Anne W. *The Granite Garden: Urban Nature and Human Design*. New York: Basic, 1984.
- Vormann, Boris. *Global Port Cities in North America: Urbanization Processe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Wankhade, D. B. “Gary Snyder as Poetic Voice of Natural Neutr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and Current Research* 3 (2015): 91-93.
- 耿纪永：《生态诗歌与文化融合：加里·斯奈德生态诗歌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Geng, Jiyong. *Ecology, Poetry, and Cultural Fusion: A Study of Gary Snyder's Ecpoetics*. Shanghai: Tongji UP, 2012.]
- 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Lei, Yi. *Study of Deep Ecological Thoughts*. Beijing: Tsinghua UP, 2001.]
- 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Leopold, Aldo. *A Sand County Almanac*. Trans. Hou Wenhui.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1997.]
-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 [Zhao, Yiheng. *Traveling Poets: How China Changed Modern American Poetry*.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2013.]

责任编辑：郭 峰